



温岭这场 三月三 何以如此动人心？

通讯员 傅溢洋 王旭阳

春风送暖花开早，泽国三月盛会高。在泽国，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节日——三月三。它不像春节那样鞭炮齐鸣，也不像中秋那样赏月品糕，更不像端午那样赛龙舟吃粽子。它是一个跨越百年、敬仰英雄的节日，是一场技艺荟萃、万头攒动的民俗狂欢，是一张透着沧桑、闪耀光辉的文化名片。

泽国三月三，也被称为迎神赛会，2010年被列入台州市第四批非遗名录，2012年又被列入第四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

关于三月三的诞生，有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版本流传至今。

据《泽国镇志》记载，明末崇祯年间，周三行、章良舅甥二人进京赴考，途经泽国，夜宿在丹崖山虎头岩下的惠通庙。夜间，周三行梦见一妖在庙前井中投毒，梦醒天晓，周三行心感蹊跷，遂叫醒章良，给报晓鸡喂下井水，鸡喝水竟真中毒而亡。二人顿知不妙，却见有人陆续前来挑水，周、章二人多番劝阻无果，而挑水之人越来越多，无法阻拦，周三行心急如焚，纵身跳入井中以明事实。章良打捞舅舅时，因井中毒气上熏，也不慎失足落入井中。当地百姓把他们打捞上来时，只见两人尸身面色一红一黑。

心怀感激的百姓为了纪念他们，为他们塑像，并将丹崖山虎头岩下惠通庙改名为雄镇庙，意在镇邪崇保平安。周三行塑黑脸，章良塑红脸，被尊称为周、章二大相公。

而另一版本则是叶泰盛编撰的三月三来历传说，文中言，周、章二人是从外地逃荒到泽国的舅甥俩。同样为阳乡人挑水，周三行以身试水，跳井自杀。章良见舅舅尸身，哭死在了周三行身旁。

无论哪个版本，或许细节处略有不同，但同样的是，均诠释了周、章二人是泽国三月三节日的缘起和灵魂。他们的英雄气概回荡在泽国人民的心中，也造就了泽国人民讲忠义、爱奉献的精神品质。

在诸多典籍记载中，关于三月三由来的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，但周、章二人何以被称为大元帅？个中缘由还需接着述说。

据记载，在清乾隆四十六年，泽国先贤戚学标进士及第回乡省亲，在保界庙拜神灵时发现周、章二人功名未就，只称相公。戚进士以臣拜民，礼上不通，故不参拜。为此，戚学标返京后，举奏周、章二人功绩，乾隆阅后，封周三行、章良为周、章二大元帅。

也因为周、章二人，泽国三月三声名鹊起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，泽国镇群众自发组织迎圣庙会，万人空巷，迎神队伍长达数里。

据《丹崖琐记》所载：三月三迎神赛会的声名有如钱塘潮水，一高千丈。泽国三月三五个字，早已远近

驰名、妇孺皆知了。双桥三月路喧嘩，几处佳人玩物华。羞脸疑将团扇遮，问谁家？一半儿村庄一半儿雅。迎神上巳寿筵开，南陌青丝拥骑来。簇簇行人声若雷，遍楼台，一半儿悬灯一半儿采。先贤戚学标笔下的三月三盛况跃然纸上，读来便已置身其中。

三月三是民间艺术的载体，为一些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提供了展示平台。但如此良辰美景，因为种种历史原因，沉寂了半个世纪。直至2008年，泽国当地群众自发组织恢复了这一传统活动，三月三方才以热烈的姿态重新向世人展现它的绝代风华。遗憾的是，2019年后，因为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，三月三的热闹景象被按下暂停键。

在大多数泽国人的心目中，三月初三一天，伴随着铙钹鼓乐齐作响、烟花爆竹阵阵轰鸣，周、章二大元帅的神像作为小巡风走上了街头。那一天，不管是看客还是游行人员都聚拢交错，放眼望去只见人头攒动、热闹非凡。

如果再循着人群中的喝彩声望去，便会看到三月三中最惊艳的一幕——吊梗。这种文艺形式由两个五六岁的孩童扮成戏曲人物，坐在向上延伸的铁梗上，就好像凌空飞行，真成了神仙人物。如此真功夫，也难怪过往文人会发出“争说今年迎会好，离奇铁梗费思量”的感叹。

三月初三当天，还有另一项非遗——天皇花鼓大放光彩。随着悠扬的江南小调缓缓登场，方言和着曲子娓娓道来，令人乍听亲切，再闻惊艳，表演者艳丽的衣裳搭配传统的戏曲动作，更加

深了个中滋味，令视听二感大饱口福。也因此，天皇花鼓往往成为三月三最受欢迎的表演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排街、洒尺、莲花等说唱，闹湖船、打花棍等舞蹈，以及抛瓶、舞刀叉等杂耍。不仅如此，太极拳、木兰扇、腰鼓等各类文体团队也会齐聚于此，叫人眼花缭乱，恨不得多长一双眼睛。

三月三之所以一直被世人所传颂，靠的不仅仅是周、章二大元帅的历史事迹，它还是广大群众感恩美好、感恩当下的精神寄托。它承载着对历史的传承，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未来的憧憬，聚拢来是烟火，摊开来是人间。

当农历三月的阳光洒满大地，不妨摘掉烦恼和忙碌，腾出地方装填欢乐和喜悦，与人们共襄盛举，共庆时节，在这份紧锣密鼓中，爱上这个人间。

(本版图片由泽国镇提供)

文明旅游

讲文明话 办文明事 做文明人

